

都督府

辛亥革命史料选辑

THE UNITED PROVINCE

軍

续  
编



辛亥革命史料选辑

续  
编

丘权政 杜春和选 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00356

1000356

# 辛亥革命史料选辑

续 编

丘权政 杜春和 选编

责任编辑：肖屏东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长沙印刷厂印刷



198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21,000 印张：11 印数：1—3,900

统一书号：11109·224 定价：1.15元

## 出 版 说 明

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我们曾于一九八一年，从台湾省史学工作者和历史研究机构近年来发表有关辛亥革命的历史资料中精选一部分，编辑出版了《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下册。本书则是《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集，共收录了四十三篇有关辛亥革命的重要史料。这些史料曾散见于解放前出版的一些杂志和书籍，但解放后没有重刊过，有的且已难于寻找。现在加以汇集出版，对读者、特别是史学工作者来说，不仅可以减少翻检之劳，而且可以为研究近代史提供一个有利条件。

这本续集的编排体例，与前两册大致相同。其中有的篇章，删去了与辛亥革命史实无关的部分，凡删节的地方都已加注说明；个别资料，对史实的叙述不甚准确，或者某些方面有些夸大，或者美化作者自己，或者字句脱误，词意不清，但仍不失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了保存原貌，一律未加改动。读者在研究和引用时，请注意分析和辨别。

同前两册一样，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金冲及同志的指导和帮助，谨此致谢。

一九八三年四月

# 目 录

追怀总理述略	王宪惠	(1)
先总理旧德录（节录）	刘成禺	(6)
追随国父之回忆	邓慕韩	(14)
孙中山先生轶闻	邓慕韩	(20)
·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	陈楚楠	(29)
革命闲话（节录）	田 桐	(43)
庚子壬寅及庚戌间之革命拾遗	廖平子	(57)
辛亥革命前之社团运动及起义后军事之一幕	范腾霄	(65)
虎丘雅集前后的南社	柳亚子	(70)
庚戌年谋炸载沣别记	黄斗寅	(79)
庚戌之役	马锦春	(93)
革命党躬耕“九龙” 黄兴放牛	张 昌	(99)
纪总理庚戌在槟城关于筹划辛亥广州举义 之演说	杨汉翔	(101)
民国奠基之一役（黄花岗亲历记）	莫纪彭	(104)
七十二烈士的成仁就是成功	胡汉民	(110)
记李沛基同志炸满将军凤山	陈白宣	(118)
开国前美洲华侨革命史略	梅乔林 李绮庵	(120)
武汉首义的由来	求幸福斋主	(143)
辛亥武汉起义真相	覃 振	(150)

辛亥革命之回忆	万耀煌	(157)
回忆辛亥武昌首义	喻育之	(162)
由炮标起义说到当前的感想	蔡汉卿	(165)
张竹君与辛亥武汉赤十字会救伤队	陆曼炎	(168)
武昌起义杂忆	朱春驹	(174)
纪广西南宁革命事	梁烈亚	(183)
柳州革命史	熊少丞	(187)
辛亥光复苏州之回忆	孙筹成	(194)
辛亥光复安庆始末记实	张 郊	(196)
辛亥西北革命诗史（节录）	张立卿	(199)
邹侠丹先生谈革命先烈邹容事迹	杜呈祥	(204)
王汉传	熊十力	(208)
马君武传	朱学浩	(211)
宁调元先生事略	刘 谦	(213)
蒋大同传	姚跨鲤	(225)
李援传	莫纪彭	(231)
革命先烈吴禄贞先生略史及其遗笔	耿伯钊	(243)
先烈吴禄贞石家庄殉难记	孔 庚	(246)
吴介璋传	居 正	(255)
蔡松坡先生生平事略（节录）	雷 飙	(257)
回忆录	张 继	(275)
李烈钧自传（节录）	李烈钧	(289)
回顾录（节录）	邹 音	(311)
宫崎寅藏	宫崎龙介著 晴山酌译	(337)

# 追怀总理述略\*

王 宠 惠

孙总理平生行谊及其伟绩，昭昭在人耳目久矣，何待于述；苟其述焉，虽千万言不能尽，更何轻于述。虽然，泰岱之高，江河之深，世莫不知之，而隐隐山脉，涓涓水源，则或山野鄙夫，能道其一二。宠惠不敏，爰本斯旨，为追怀之言，谨就追随所得，述其细闻轶事，或为世所欲知者，略次如左，非敢附于亲厚之列也。其他大事，不具书。

民国纪元前二十五年（清光绪十三年，公历一八八七年），宠惠从先君子居于香港荷理活道七十五号之道济会堂，其邻则雅丽氏医院。总理年方二十有二，习医学于是间，课余辄偕学侣陈夔石君（字少白）与先君子相过从，神志英爽，吐词奋发，先君子辄叹赏之。宠惠以童年不知世事，第见其口讲指画，言论丰采，迥异于人而已。是为宠惠平生胆识之始，时甫六龄。

后数年，总理毕业于雅丽氏医院，居澳门，徙入广州，因清政不纲，忧愤往往见于词色，革命主旨，实基于此。乃周行海内外，秘密结社，鼓吹革命。一日家仲兄方行婚礼于广州，

---

\* 本文略有删节。

总理诣贺，酒次未终，忽有官校入屋索人，方愕愕间，始知总理已先时失所在矣，是为总理与清廷奋斗之始。

于时宠惠留学香港，年尚幼稚，不知有所谓革命也者，但闻人言孙某作反，至于反状何若，末从知之，他人知之，亦无敢言者。地方长吏，既大索不得，则迁怒青庐，将执以为罪，已而得无事，亦不知先君子以何法得脱也。后数日，稍稍闻双门底圣教书楼有查缉军械之事。圣教书楼者，家仲兄姻亲所设者也，故谓与孙某作反案有连，事秘年湮，今语焉弗详矣。

当甲午之役，宠惠于港报中知有中东战败之事，指地图课本，以日本地小，我国地大，乃为所败，深用怪诧，由是政治思想逐渐萌芽，又略闻总理时有排满革命之说，因而疾视满清之念以生。已而北行，肄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堂。后二年，岁在戊戌，国中有维新革命两派，互与朝局相持；维新派则力主变法，革命派则提倡共和。宠惠耳目所接，以变法文字为多，惟于两派之间，趋重于革命派，由是服膺于当日脱险吾家之大革命家矣。

既毕业于北洋大学堂，归港省亲，于《中国日报》馆，闻革命党中有史坚如其人者，方图起事，由陈少白君介绍，约与一见，谈次甚欢，觉其雅秀溢于言表。后数日，即闻其有广州之难，甚惋惜之。遂东游，遇总理于横滨，时尤列君与总理同居于前田桥一百二十一番地，一见握手，道前日事，悲喜交集。时当庚子之后，国益不振，相与纵谈革命事业，沛然若江河之莫能御。

无何，宠惠留学东京，与同志数人设立《国民报》，鼓吹

民族主义，抨击清政甚烈。与其役者，则沈溯云（字虬斋）、戢翼翬（字元丞）、冯自由、秦鼎彝（字力山）诸君也。宠惠等五人，既奔走橐笔于《国民报》之中，总理则独力助以资斧，革命思潮，始稍稍灌输于留学界中。于时宠惠虽于课余兼理报事于东京，而每星期六辄如横滨，诣总理取进止焉。乃《国民报》出版仅至第四期，以款绌而中止。

寻由东京转学美洲耶鲁大学，其后总理来美抵纽约，宠惠奉电招赴纽约，为深远之谈。时总理困苦殊甚，出一矿质黄色药物名龙涎香，重约数磅，谓得自檀香山，价可值美金三千，令出而货之，卒不得值而归，穷益甚，朝夕刍米，几不给，遂同寄居于乡人许芹牧师家中。

总理虽异邦穷困，而豪气不少挫。因商同起草对外宣言，题曰：「中国问题之真解决」，即总理第一次对外宣言也。大旨旨在申明清廷不足以有为，国人有革命之必要，外人勿助以为虐（译文载东京日文《革命评论》及香港《中国日报》中）。宣言虽已脱稿，而乏资付印，宠惠乃持一介绍书，诣美人威廉士，谓孙逸仙博士今抵是间，君愿见否，并出宣言书示之。威廉士见此文，表示同意，因招吾两人会餐而赞美之，并出资付印，俾风行焉。时中外人士知吾辈之主张革命，多有避而不见者。

其后总理两至巴黎，适宠惠留学柏林，尝诣巴黎谒见，则以两事相属：其一则为革命筹款，其二则为介绍留学生入会也。筹款一事，曾一度与法国某银行家商发债票，而购者寥寥，留学生中类多苦学，更无余资足以购票。介绍入会一事，对之良用矜慎，非深知其人，不敢轻为汲引，虽有所介绍，然为数

不多也。宠惠又谓会中之有留学生，诚不可少，但文字鼓吹之力量，至为宏大，非有深于中西学术而雄于文者，不足以张大吾军。总理谓此言良是。今《民报》馆中主笔政者，即吾同志中之雄于文者也，始知总理之识深虑远如此。

武昌起义，宠惠事前抵北京，闻革命事起，亟归沪，沪军都督陈其美（字英士）君聘为顾问，相与筹划进行方法。未几，总理亦抵沪。南京既光复，各省代表会议乃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宠惠以代表之一，与汤君尔和受代表会之嘱托，同赍证书迎于沪中，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

无何，和议告成，总理提议辞职，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选举之日，命所部赴明孝陵，谓将行祭告礼。宠惠不知用意所在，从容请曰：“今日为参议院议决推选之期，大总统或须出席，请以他日祭告何如？”则云：“我正因此命全师而出也。今日之事，闻军中有持异议者，恐于选举之顷，有所表示，其意不愿我辞职，又不满于袁世凯也。且此案如不通过，人必疑我嗾使军队维持个人地位，故特举行祭告，移师城外，使勿预选事也。”其建威销萌如此。

民国二年，总理将实行建设事业，因有铁路政策之主张，遂组织铁路总公司于上海，聘宠惠为顾问，旋奉命与英国波令有限公司代表佛兰殊侯爵草订关于广州至重庆与兰州支线之铁路合同，仅一周而成立，外人诧为罕见；又无秘密回扣，种种要求，征之订立合同往事，未有如此次之简捷者也。事后外国当事人尝乐道之，然北京政府始终未予批准。

民国十一年，总理见厄于陈逆炯明，于是慨然哀民生之多

艰，思得较有实力而又可与其事者，与谋统一之局。时北方大势在汴洛间，宠惠始则经南北同志之怂恿，继得总理之同意，遂与汴洛为秘密之谋，兼藉此而阻北方援陈之举也。维时热心是役而奔走其间者，实为孙丹林君。孙君吾党同志，而为洛方所最信任之人，事骎骎成矣，卒见嫉于北方之其他势力，事泄不行。宠惠与同谋诸人，亦几因此陷于大狱。同志中与其事者，今尚大有人在，即当时往返密电，其大部分尚存书簏中，思之使人惘然。

明年宠惠将出席海牙国际法庭，道出香港，廖仲恺君衔命来召，乃至广州，与总理讨论时局，得与闻兵工政策及统一救国计划，谈论竟日，不厌綦详，诚以分裂之势已伏，非精诚统一无以挽救也。旋总理督师离省，而宠惠亦须赶船赴欧；不图此次面承警欵，而后遂成永诀，是为宠惠与总理最后之别离。

.....

宠惠不敏，以为数十年之艰难缔造，以有今日者，固由于总理积累之厚，而功烈流布，足以辟千古未有之局，则其特征，盖有三焉：其一则百折不回也，其二则大公无我也，其三则至诚感人也。其学说不离乎此，其行事益复可见。回忆宠惠自识总理至于其歿，垂三十年，当革命进行之始，事机危难之秋，均获追随，亲受指导，其后虽或离或合，而秉乎总理之教，行乎总理心之所安，则精神所寄，盖始终如在其左右云。爰述亲所闻见，著于简端，不敢忘。

（原载《逸经》第25期，1937年3月5日出版）

# 先总理旧德录（节录）

刘成禹

## 感遇第一

丁酉，予年欲弱冠，张南皮开武备学堂于武昌，钮永建以南菁书院经学孝廉，入堂习陆军。学堂借铁政局，予时往谈论。惕生一日告予曰：“孙文在檀香山练兵，汝知之乎？”问曰：“孙文何人？有何主张？”惕生遂述广州举事原委及反清复明宗旨，事败，往檀香山大练兵，以图再举。予曰：“此张煌言、朱舜水一流人也。维新时代，见解简陋，不通国内外情形，岂有在他人国土内可随意练兵乎！”

唐才常、龚超等，因庚子之变，说江、鄂两督独立不遂，谋以富有剽名义，纠合长江哥老会党在鄂举事。唐、龚皆两湖书院肄业生，与予同院，谚谓秀才造反是也。一日，鄂留日第一学生戢翼翬投刺来谈，予见之，手出孙先生手函一通，谓吴禄贞言，鄂友只刘向尧一人可商大事（向尧即成禹原名），今派戢元丞（翼翬字）来鄂，特修函请就商。亦因友及友之义，予问元丞：“唐拂尘之宗旨究竟如何？外标保皇，诡言保国，

又宣言保中国，不保大清。既标举皇上为题，又何以孙公与之结合，派公迅来？”元丞曰：“拂尘已与孙公秘密结盟，用保皇会出面，利用其军费耳。不然，秦力山、蔡承煜、黎科、傅良弼皆到，吴禄贞即来，皆孙公心腹也。”予无疑。予与元丞首谒洪山五营统领黄忠浩，说其响应，时张通典伯纯（张默君之父）在座，忽止元丞曰：“汝幸在黄泽生处言之，在他处殆矣。此何等事！此告不识之人，真洋学生也。”后保皇会知唐通孙，电上海截留其饷项，举事改期，遂败。元丞临行曰：“予将汝尽力情形面呈先生。”予亦曰：“予不久亦将来日本，可相见，恕不复函。”

予因唐才常案，去鄂来沪，遇沈翔云，同往香港，首谒陈少白于《中国日报》。时杨衢云被刺，省港风声鹤唳。少白邀予加入兴中会，曰：“汝外江佬，可往省城一探，无危险。”予往羊城，住都统恭钊家（瑞澂之父），予三代世交也。得谍报甚确，少白等可随时戒备。未几，离省回沪。过港，少白留住数日，曰：“先生不在东京，吾已修函告彼，子将赴日，不必予书函介绍，先生将欢迎之不暇。”

壬寅，予在成城陆军预备学校，程家柽奔驰而来曰：孙先生自海外归矣。程往横滨见之，一见即问曰：刘某来否？程曰：此两湖书院同院老友也，来矣，已入成城学校。先生曰：予即欲见此人。汝可回东京，陪彼来成城，不能外宿，晨来晚归为佳。予与家柽造横滨山月寓庐，先生出迎，执予手曰：“寿卿（吴禄贞字）、元丞来日说武昌事件，力助党人出险，尤感太夫人拯救之恩。”纵谈竟日，傍晚乘车回东京。是为四十余

年致力革命之发轫。

日本维新领袖皆精深汉学。先生以予曾涵泳古籍也，于所往来名流广为延誉；且率予拜访宴谈进步党领袖犬养毅、名儒德富猪一郎、自由党领袖板垣退助伯、主张民主政治之中江笃介翁、豪杰头山满翁，他如宫崎寅藏、尾崎行昌诸名流，更朝夕往返。以初履日本之学生，识朝野之贤达，皆先生所赐也。一日，先生与犬养在红叶馆闲谈，招予至座，有七十翁海军大佐曾根俊虎（曾参李秀成太平天国军幕，著有《满清纪事》一书，凡三十万言，皆记当时满清、太平十一年战绩，间及逸事）。予至，先生曰：“适与犬养先生论及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只有清廷官书，难征文献。曾根先生所著《满清纪事》，专载太平战事，且多目击，吾欲子搜罗遗闻，撰著成书，以《满清纪事》为基本，再参以欧美人所著史籍，发扬先烈，用昭信史，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亦犬养先生意也。吾子深明汉学，能著此书。吾党目下尚无他人，故以授子。”于是曾根出《满清纪事》。先生出英人伶俐所著《太平天国》二巨册，图凡百幅。犬养亦出英人著《TAIPEN REBELLION》。曰：“此吾党不朽之盛业，子宜参考英、日各书，中国野史及官书，细大皆录之。”壬寅授书，癸卯书成，凡十六卷，先印行六卷，先生序之，余未出版。辛亥以还，人事纷杂，该稿藏庐山，先生有灵，或不致散失。校印者，但焘、冯自由也。

## 名原第二

**三民主义** 先生在旧金山论及：“设会必先有主义，主义定固乃能成功。林肯主义曰：‘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所谓民治、民有、民享。孟鲁主义曰：‘美洲人不干与美洲以外，亦不容非美洲人干与美洲。’ 主义愈简单明了，愈生效力，此汉高祖约法三章之主义，乃战胜项羽。今设同盟会，党纲宣言，予意欲提出三民主义：一曰民族，此中国排满革命之主义；二曰民权，此世界建设民主政治主义；至于现代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策，欧美风靡，他日必为世界人民福利最大问题，无适当名词，不能沿用民享，当讨论之。”予进曰：“中国俗语，事不过三。所谓智仁勇，所谓土地人民政事，君子三畏三变，正德利用厚生。至若日本以三矢告庙，林肯以三民宣言。先生开党，首定三民，亦约法三章也。”先生推案起曰：“得之矣，第三主义定为民生。主意本汝言厚生意也，义意包括宏大。俄之虚无共产，德之国家社会政策，英、美、法之社会主义，皆在民生主义涵盖之下，推广之，将成世界主义矣。”

**排满** 壬寅、癸卯间，东京学生杂志风行，高谈民族主义，倡言革命，而讳言排满。先生忧之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匣剑帷灯之宣传无益也。”召成禹及马君武赴横滨曰：“吾朋侪中有勇气毅力，莫如二子，余非依违两可，即临阵脱逃者。民族革命，要在排满，舍排满而言民族，其能唤起国内人民之

清醒乎？今有一机会，元旦留学生团拜，欢迎振贝子，公使蔡钧、监督汪大燮皆在，开演说会，禹生与君武，能提出排满二字以救中国，大放其辞，自能震动清廷，风靡全国。”禹生楚人，君武原籍湖北蒲圻，彼亦楚人也，身家性命功名富贵之徒，不足与言亡秦之事矣。元旦日，莅留学生会馆，首由马君武登台演说排满，声泪俱下，予继之。当日全国通电皆言刘成禹，而不言马君武，故予一人获罪。练兵处奏清廷，廷寄不准学陆军人士官学校，抄籍武昌家产，逐出东京。后由汪大燮赔款六千元赴美，与学生会馆干事订立条约，刘成禹一人不入士官，易自费生二十人学陆军，方声焘等皆条约所交换。办理此案，则蔡锷、蒋百里、胡文澜诸人也。故先生《孙文学说》及《自传》开章，皆书自刘成禹元旦在留学生会馆演说排满，中国始知有革命。排满之说，亦标成禹，而佚君武。特表阙文，用存信史。

**中山先生** 辛丑、壬寅间，谒先生于横滨住宅，灯号尚用山月名。初，先生来日，化名高野，有时曰中山樵，皆用日本人人名姓。后因常住东京，便与学界士大夫相见，住宅登记，则专用中山二字。群曰中山驱胡，其名最当，况前有中山樵之根源乎。此后称中山先生，或称先生而不称名。任东京市政厅登记证者，宫崎寅藏。

**革命** 先生论革命义意曰：自吾辈易造反为革命，陈义大雅，究不如造反二字深入人心，较易鼓动下层社会。然开国事业当与荐绅先生言之，陈少白之言不诬也。今人多谓革命二字只能代表革反，而不能代表革进，此大误也。革命本中国语，

不能以西语解释。革命始于汤武。传曰：汤武革命，反之也。直言之，即造反。天命所归，故革之。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所谓革去旧染之污，而自新易旧，命为新命。凡不合应天顺人之事，皆易革而去之，是含革反革进两义。语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必不能应天顺人，是宜革之，并不专指朝代、国家、主权者言也。天地进化，今日光明正大是民主政治，他日有待革之处，亦难预言。予屡言革命尚未成功，乃举远者大者而言，非举近者小者而言，设以革反与革进评判革命义意，是未知革命至理者。

**革命党** 陈少白告予曰：“广州事件失败，予与中山、郑士良逃亡日本。东京、横滨报纸，皆大书支那革命党孙文、陈少白、郑士良来日观光。中山见之，语予曰：‘革命党三字最雅善，此后吾辈皆用革命党三字为号，取消前日所谓造反字样。’”云云。

**兴中会** 唐才常之役，予走香港，与沈翔云谒陈少白于《中国日报》，少白即介予入兴中会。少白常戏言汝先识我，而后识先生。少白之言曰：“先生肄业阿丽士医院时，慨然有复兴中国之志，尚无兴中会名目也。甲午，先生往檀岛，有革命同志兴中社之组织，尚未结会也。及先生由檀岛筹饷归港，始与陆皓东、尤列诸人健全兴中会之组织，始正式结会。时杨衢云等辅仁社宗旨相同，孙、杨两派，乃合立兴中会。先生驻广州，衢云在香港，选杨为总统会长。及广州乙未失败，己亥冬，各方领袖推先生为会长。杨辞职，会乃统一。”（详见冯自由《开国史》）